

我的丈夫谷正倫

(三)

谷陳瑾口述·章君毅執筆

紀常講究兵法，對於孫子：「婦人居軍中不

武」一說，深信不疑，認為是金科玉律。因此無論駐防或作戰，他一向儘量避免攜帶家眷。我們新婚以後住在貴陽，曾經在一年一兩個月之間三易其居，起先住北門橋，房屋寬敞，但是略嫌陳舊，一月後遷往滙文路，月租十四元，房子是要整齊美觀些。翌年夏天遷往大井坎，住在王電輪（文華）先生那幢西式樓房的對面，居然還有一座小花園，建有亭池臺榭，紀常對這一幢住所相當滿意，從而使我曉得，紀常全無嗜好與享受的心理，若必其有，那就是他喜歡住處乾淨寬敞一點。

湘西剿匪德澤長存

民國八年冬天，紀常率黔軍第一團，馳赴湘西剿匪，他在湘西肅清匪患，確保治安，遂使湘西人士印象深刻，念念不忘。直到十九年後，我們同赴湘西，還曾受到當地父老的熱烈歡迎，並且還有許多舊交，很遠的趕來探望，暢談往事，樂聚一堂。

九年二月他從湘西奉調馳援重慶，然後回師

貴陽，戍守鎮遠，攻克柳州，一直到民國十一年離黔出川。這其間，大概有四年光陰，我都住在貴陽城裏，而紀常不令我這個長媳回安順家鄉侍奉舅姑，晨昏定省，多一半也是因為兩位弟弟都在貴陽讀書，他要我代他略盡照料之責。

昆仲四位他是大哥

紀常昆仲四位，他是大哥，但是按照叔伯兄弟的大排行，他又成了老八。紀常的二弟正楷，是四弟兄中專門負責株守家園，侍候父母雙親料理家務的，所以他始終沒有出來，大排行，他排第十三。三弟正綱，大排行第十五，四弟正鼎，大排行第十六。當時是正綱和正鼎由我負責照料，他們都在貴陽讀中學。

平時兄弟稱呼，都照大排行喊，紀常的大哥降為八哥，正楷的十三弟，正綱的十五弟，正鼎的十六弟，却反而因為「十」字喊起來不方便，省略了個「十」字而驟然升到三弟、五弟和六弟。有些親友覺得他們兄弟間稱呼很奇怪，為什麼

哥哥排八，三位兄弟反倒排三、五、六，不便追問，儘在納悶，其實正因為省略了「十」字的緣故。

我自小讀書，長大了又進女子師範，對於家務，無可諱言的是缺乏經驗，一竅不通，雖然家裏雇得有傭人，但我之於主持家務，依舊認為是莫測高深的大學問，難免戰戰兢兢，如履薄冰。幸好我母親同在貴陽，她老人家女兒一個個的嫁出去了，一個人住在家裏，也嫌寂寞。紀常和我再三央懇，請她老人家常到我們家裏，指點照料，沐在老人家的慈暉之下，不但解決了許多困難，尤且使我在擔任家庭主婦初期，膽量為之一壯。

鏖戰合川力却劉湘

紀常遠戍重慶，正與川軍第二軍長劉湘，鏖戰於合川重慶之間。逐日戰況，貴陽報紙莫不從詳報導，應有盡有，而我們每天看報，想到槍林彈雨之中的紀常，家中各人，莫不懷着慄慄危懼，惴惴不安的心情。天長日久，那真是一份無比

痛苦的煎熬，我相信，古今中外，所有軍人的父母兄弟，妻子兒女，都會經過這種和淚以俱的磨折。

譬如有一天，忽然當天的報紙找不到了，我祇感到天旋地轉，心虛脚軟，彷彿隨時隨刻都會暈絕摔倒，我急於要着那張報紙，偏偏不敢問，不取要，也不敢叫人另去買來。——因為我想，這一定是報上登有紀常的壞消息，母親或五弟或六弟，特意把它藏過了不給我看到。內心的矛盾、憂急、惶悚和悲淒，要比生了一場大病更為難受。

但是第二天紀常報捷的電報到了，我們全家，立刻爆出了歡呼，紀常無恙，這比什麼都好。何況，紀常還立下了赫赫的戰功，他力却強敵，趁勝追擊，一股作氣的拿下合川和武勝兩個縣城。這時候，家裡才把藏過了報紙拿出來，破涕為笑的告訴我：「前些時的報上，確實有一條絕對不能給我看到的消息。」

我接過報紙來一看，仍然大吃一驚，因為，報紙頭條赫然載着：「谷團長身先士卒，中敵砲當場陣亡」。谷團長？紀常不正是第一團的團長嗎？

打聽過後，方始明白，原來紀常有一位叔伯兄弟，名叫谷尊甫，他久歷戎行，在黔軍中擔任營長，是紀常的部下，當合川攻防戰進入尾聲，谷尊甫率領弟兄衝鋒，城上發砲，恰中他的頭顱，於是壯烈犧牲。黔軍總司令王文華聞訊甚表震悼，當即追贈上校團長。而紀常呢，他却以作戰立功，也就在當天晉升為黔軍第二混成旅少將旅長了。

黔軍擴編晉升旅長

黔軍擊退劉湘，佔了合川武勝，防區擴大，黔軍擊退劉湘，佔了合川武勝，防區擴大，趁勢擴軍，王文華先生所部擴充為五個混成旅：第一旅何應欽，第二旅谷正倫，第三旅胡蘊三，第四旅竇以莊，第五旅張春甫。而以朱紹良擔任參謀。這是民國九年八月一日的事。

却敵、大捷、升官、晉級，一家人憂慮盡去，喜上眉梢，歡聲的笑。又過了幾天，紀常寄來一封平安家報，內附照片一張。五弟正綱一看之下，忍禁不住，頓時放聲大哭，他哭得非常之傷心，我們圍過去看時，也不免流下了眼淚：照片上的紀常瘦多了，而且滿臉於思，鬍子長得好長。紀常在信裏跟我們說了個「笑話」，他親冒鋒鏑，率隊衝進合川城，敵軍紛紛撤退，紀常到一座廟宇裏面去休息，老和尚雙手合什來迎，望了望他的長鬍子，笑着問道：

「將軍今年高壽，可有六十？」

紀常歷任旅長的那一年，他才三十歲。後來，跟他擊退劉湘的官兵回到貴陽，把那仗的經過講給我們聽，那真是艱危萬狀，千鈞一髮的一場惡戰，黔軍前仆後繼，寸土必爭，自紀常趕到第一線加入戰團，他便不會跟前部官兵離開過一分一秒。為了加強戒備，隨時應戰，夜裏官長士兵一同睡在塹子上或乾田裏，而且總是紀常睡當中，他的參謀、衛士、傳令、號兵，把他圍在中間，然後一營營，一連連，一排排，井然有序，睡在一起。因此有人說笑話：「谷紀常帶兵打仗，連睡覺都要站班排隊。」

連月苦戰蟲子滿穢

建立殊功的是黔軍第一團谷正倫，和第五團張春甫，這兩位士官同學並肩作戰，從浮屠關一直打到合川武勝，沒有一次衝鋒不是團長在最前面。這一仗前後打了一個多月，於是從團長起，全團弟兄就有個多月不會換過衣服洗過澡，打勝仗後歇一口氣，先把襪子脫下來，襪子裏竟有蠕蠕而動的白蟲。

就在這一年的夏季，四川發生鼠疫，又稱黑死病或核子瘟，蔓延極為迅速，而且祇要傳染上了，即屬醫藥罔效，必死無遺。預防的方法，唯有每日三次，大量注射防鼠疫的血清。可是早年在四川根本無此可能，老百姓成千上萬的死去，全川上下，人人自危，頗有朝不保夕之概。恰好在這嚴重萬分的緊急關頭，紀常由於一個多月淋風沐雨，日以繼夜的苦戰，健康受損，大量吐血，他一吐便是一痰盂。川中醫藥設備不够，他祇能找些賣膏藥的醫生，給他開個方子買草藥吃。

王總司令得到消息，把紀常從旅部接到他在重慶的公館。王電輪先生是通儒，博學多聞，無所不能。他能帶兵，會打仗，又精通岐黃，可以把脈，他親自為紀常治病，煎藥服食，醫療他的胃出血。這時候正值鼠疫鬧得很凶，也不知道是否中醫試驗收效：說是唯有吃鴉片才可以抵擋傳染。肩荷重任，迫於無奈，王電輪和谷紀常這兩位平素最反對鴉片，纏足的新派人物，終於為了防疫開始吞雲吐霧。

紀常的身體漸漸好起來，然而在十一月初，重慶又一度面臨大戰，川軍二度逐客，熊克武、劉湘各帥一軍自隆昌直下重慶。這一次王電輪先生下定決心，全師撤回貴州。王先生和朱紹良先

生兩位，先期鼓輪東下，到上海去晉謁 國父孫中山先生。

黔軍離川全師回筑

黔軍回師貴陽的重任，王先生交給紀常負責，他奉命以後，心知這個差使很是難辦，因為川黔二軍啣恨已深，積不相容，黔軍陣前撤退，萬一被川軍邀擊或啣尾急追，俱將造成重大的傷亡。何況當時就已經接獲情報，川軍將在黔軍渡江的時候施以砲轟，然後趁亂聚而殲滅。

我的二姐夫也是入川黔軍某部的軍佐人員，亦即軍中文官，二姐隨軍住在重慶，然而這兩門親戚不但沒有來往，甚至還不會認識。因為二姐夫和二姐早年就在四川，只曉得第二混成旅長谷紀常，是我這個同胞妹妹的丈夫。

二姐雜在撤退行列之中，歷經千辛萬苦，回到貴陽，她很詳盡的告訴我們當時撤退的經過，這些都是紀常不屑於一提的，因此我們格外的聽得津津有味。

二姐說紀常偵知了川軍的計劃，立刻徵集船隻，全部集中在一起待命，然後他暗中將黔軍的大砲拖過長江，佈置在黃桷樑到海棠溪一線，砲口隔一條江流，對準重慶的繁華市區。當時他放出空氣，川軍膽敢邀擊黔軍，他將砲轟重慶，不惜將山城夷為平地。

川中人士以為黔軍還有許多週章，但是紀常完成部署，一聲令下，十月十一日夜間全軍挈帶眷屬，有條不紊的下船渡江。當全部船隻安全抵達對岸的黃桷樑（川黔公路未修成前，黃桷樑是川東渡江入黔的起點，等於往後的海棠溪），砲

隊也被拉上了大路。

二姐描述她在路上遇見紀常的情形，——當她雜在人山人海的隊伍裏，邁動三寸金蓮，跋涉於高山峻嶺之間，實在苦不堪言，但是當時再有錢也買不到馬匹，僱不到轎子，她只有一步一挨的往前行進。

忽然身後響起蹄聲得得，路當中的人紛紛自動讓道，轉眼間便看見一位翹八字鬚的青年軍官，在他後面還有大批的衛士，一匹馬，一頂滑竿，旁邊有人輕輕的在說：

「喏，這就是第二混成旅的谷旅長。」

號兵坐轎旅長步行

使二姐非常訝異的是，紀常翻山越嶺的在走路，他的那頂滑竿上，坐的却是一位十一、二歲的小號兵。馬背上呢？馱的則是一名病患。

路上有人議論紛紛：

「這位谷旅長，真是愛惜部下，他寧願自己走路，把驢馬讓出來給小兵傷兵坐。」

我們都曉得紀常是二姐的親姐夫，於是有人慫恿她說：

「妳是小腳，走起路來太不方便，妳們不是至親嗎，你為什麼不去跟他借頂滑竿坐呀？」

「就是的，谷旅長的滑竿都可以讓給小號兵坐，妳去借，他怎麼好意思推託。」

「算了罷，」二姐搖搖頭答道：「又沒有人介紹，我們還沒見過面呢。」

「不去借也好，」旁邊有人接了腔：「谷旅長為人嚴肅方正得很，搞不好，會得自討沒趣。」

以後二姐又碰見過他幾次，每當步履艱難，不良於行的時候，她總是想起那頂滑竿，暗暗的在心裏面說：

「唉，我這位姐夫，真是太惡了！惡得我連開口借頂滑竿都不敢！」（貴州話的「惡」，在這裏是指威嚴過甚，鐵面無私的意思）。

不上三天，紀常也從遵義抵達了貴陽，我特意請二姐夫婦來，替他們介紹。大家在一起談天說笑，相當熱鬧。談論聲中，二姐忽然吃吃的笑了起來，笑得大家莫名其妙，於是母親問道：

「妳在笑什麼啊？」

「我笑七妹夫，」

二姐仍然笑個不停的說：

「我看他文質彬彬，謙虛有禮，說話談天都很有趣。再想起回黔路上我不敢跟他借滑竿坐，估計他這個人太惡，如今才曉得實在是估錯了。」

舉座開堂，連紀常都不禁為之莞爾。

居筑半月只想出省

紀常率部由重慶開到遵義，恰值貴陽城裏鬧了個亂子，故所以，他回到貴陽，前後住了半年，曾經一連幾次，向我的母親提過：

「我一心只想出省，貴陽這個地方，政治問題太複雜了，我實在不願意再住下去。」

母親還以為他有意遠遊，要帶我走，唯恐老人家難捨難分，方始故意這樣說的，因此，她當下便說：

「俗話講得好：『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』，我的么姑娘嫁給你了，你管我捨不捨得？你要帶

走就帶走嘛。」

於是，紀常不禁啞然，他原是想跟老太太傾吐胸中塊壘，但是，雙方各有心事，各歸各的，說了個風馬牛不相干。相聚半年之間，我們回過兩次安順老家，一次是回去過年，紀常、五弟、六弟和我都回去了，使得堂上二老，成天笑逐顏開。第二次，則由紀常和五弟、六弟同在安順度歲。翌年初夏，總司令派紀常率領第二旅，開赴鎮遠，戍守黔東南，並且兼攝湘西軍務，擔任清鄉、剿匪的工作。

五弟和六弟，也就在這一回，由安順那邊出省，輾轉到日本去深造——我未能回安順去，則是因為我害了一場重病，無法起身。

他們一走，就只剩下我一個病人，紀常很放不下心，然而軍情緊急，不容停留，他祇好毅然和我告別。因為我有一天昏迷不醒，我的大姐二姐商量聯名打電報，將我的母親從安順新婚的六姐家接來，由她老人家，照顧病中的我。

跟隨 國父轉戰八桂

民國十年五月五日，國父經國會過半數之選舉，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，兼陸海軍大元帥。北京政府的徐世昌，利用廣西都督陸榮廷企圖兼併廣東的野心，相互勾結，陰謀蠢動，經桂軍將領劉鎮寰問國父告密，國父乃決心先平廣西，再行誓師北伐，統一全國。此即為民國十年六月十八日，由國父下總攻擊令的「定桂之役」。這一仗，由贛滇軍李烈鈞，黔軍谷正倫為主力，而由國父親自領軍西征。

我的病已漸漸好了，婆婆亦已返回安順，接

到紀常從鎮遠寄來的信件，字裏行間，洋溢著興奮鼓舞與歡欣。紀常在信中告訴我，國父委他為中央第四路縱隊司令，他將越日出貴州，接受國父的指揮，轉戰八桂，剷除陸榮廷的反革命勢力。

紀常帶了他的第二旅，麾下兩名團長，一位是四川人彭漢章，一位是貴州苗裔王天培，擴為第四路一個縱隊，南下入桂。他們沿途招兵買馬，擴充編制，六月下旬抵達柳州外圍的時候，兵力已經加了一倍，紀常的這一縱隊成爲一個完整的師，彭漢章、王天培都當了旅長。

英勇善戰所向披靡

這一支部隊，仍然保持黔軍步兵第一團的優良傳統，英勇善戰，所向披靡，柳州山環水複，地形險要，夙稱金城湯池，易守難攻。可是國父統率的四路大軍，仍以第四路進展最快，他們以秋風掃落葉之勢，六月底，即已攻佔柳江。然後到了七月十五日，粵軍攻佔南寧，八月二十一日，滇黔湘贛各軍，合力攻下桂林，三十日，粵軍克復龍州，廣西陸榮廷部不降自潰。陸榮廷敗走安南，定桂之役，中央獲得全面勝利。

在這一段期間，紀常的平安家報，爲數寥寥，越來越少而且寫得字跡潦草簡單扼要，可以想見他的軍書旁午，鞍馬辛勞。都到了十一月下旬，方始接到一封寫得略爲詳細的家書，他只是在告訴我，十一月十五日，國父視師八桂，抵步桂林，當天就成立了大本營，參謀長李烈鈞、秘書長胡漢民、粵軍總司令許崇智、閩軍總司令李福林、滇軍總司令朱培德、贛軍總司令彭程萬，他奉委的職銜是（陸軍上將），中央直轄黔軍總司令。紀常說：他在桂林將有一段時期勾留，因爲大本營要舉行一連串的會議，籌備明（十一）年

大舉北伐的一應事宜。

曾經有好幾個看相的，異口同聲的說過，紀常在三十一歲的時候有一道關口，來勢相當凶惡，祇怕很難渡過。因此在這一年上，學家老小都心懷惴惴，臥踏不安，得到他的這一封信，我們實在高興，他當了上將總司令選在其次，主要的看來他決不會遭什麼危險。他奮鬥多年，終於如願以償，重投革命的陣營，接受國父的指揮，壯志得酬，我幾乎可以想像得到，他那躊躇滿志，精神煥發的模樣。

貴陽局勢動盪不安

跟紀常的壯志獲酬，春風得意而俱來的，是我們貴陽家中，遭到層出不窮的驚嚇與困擾。黔中政情，錯綜複雜，失意政客和反動份子，到處挑撥離間，興風作浪。紀常不在貴陽，但是我自己便深受精神威脅，首先是盛傳王電輪先生被刺，死於非命，其後紀常潛回貴陽，我才曉得這是很殘酷的一項史實。王電輪和朱紹良先生聯袂赴滬，晉謁國父，民國十年三月十六日，就在紀常率部開抵鎮遠不久，王電輪（文華）先生被北洋軍閥賄買凶手，暗殺於一品香餐館門前。

貴州陸軍小學第一期畢業的袁祖銘、號鼎卿，他跟吳佩孚的關係很深，是北洋派安置在西南的一個角色，穿針引線，招蜂逗蝶，頗有其舉足輕重的力量。但凡川黔有事，總歸少不了袁祖銘這個名字。因此，當紀常仍在桂林開會，接受了國父親自頒發的委任狀，貴陽城中，即已謠言紛紛，危言聳聽，說是袁祖銘以北洋派的金錢武力作後盾，就要從四川率部開回貴州來了。謠言繪聲繪影，越傳越像，於是貴陽城裏草木皆兵，一夕數驚。（未完待續）